

---

# 帕提亚东方战争视域下的 Asii 四部与大月氏联盟构成新释<sup>①</sup>

龙 沛

---

**内容提要：**在古典史料的记载中，Asii 四部游牧人入侵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斯基泰雇佣军”进攻帕提亚东部边疆两次事件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在帕提亚东方战争中，与之对抗的“斯基泰雇佣军”的构成应是 Tochari-Sacarauli 混合部队。帕提亚人与吐火罗—塞种雇佣军长期作战的事实表明，吐火罗人是历史上真实进入过巴克特里亚的游牧人群，也是西迁大月氏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帕提亚东方战争后期阶段，Tochari-Sacarauli 雇佣军联盟被大月氏和帕提亚分化瓦解。经过这一变迁，在西域西部地区形成了帕提亚人控制阿姆河以西、大月氏王族与吐火罗诸部致力于统治巴克特里亚本土，以及 Sacarauli 部塞种人进入锡斯坦的全新地缘格局。

**关键词：**帕提亚东方战争 大月氏 吐火罗 Asii 四部 巴克特里亚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26) 01—0126—16

**DOI:**10.16363/j.cnki.xyyj.2026.01.012

传统学界将公元前 2 世纪匈奴西逐月氏引发的游牧民迁徙浪潮建构为单线推移的“多米诺骨牌”模式，导致始终无法在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群的族属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困扰这一时期历史重建的根本问题，是古典史料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人 Asii 四部，尤其是其中的 Asii、Tochari、Sacarauli 三部的身份问题。由于东西方史料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观察视角和信息渠道差异，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的游牧人群身份充满混乱和矛盾之处。而学界倾向于使用广义的“塞种 (Saka, Sacae)”游牧人来描述公元前 2 世纪对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造成剧烈冲击的游牧人群，实际上这无助于 Asii 四部问题的解决，反而令背后掩盖的历史真相更加云山雾罩。如果将大月氏视作曾一度包含 Asii、Pasiyan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在内的游牧部落联盟，则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sup>②</sup> 本文拟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最新材料出发，围绕公元前 2 世纪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侵扰帕提亚东部边疆的 Tochari 人族属，重新探

---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众王之书与萨珊帝国时期的波斯史学研究”（项目编号：24CSS048）阶段性成果。

② 由于 Asii 四部中的 Pasiyani/Gasiani 部在古典文献中可能存在抄本错误问题，需要单独另文讨论。本文重点讨论 Asii、Tochari、Sacarauli 三部及其与大月氏联盟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问题。另外，将《腓力史摘要》中提到的 Asiani 人与 Pasiyani/Gasiani 乃至 Asii 进行勘同之后，夺取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群，实际上只剩下 Asii、Tochari、Sacarauli 三部。但为了尊重现有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古典史家的文献记载，笔者仍然称之为“Asii 四部”。

讨 Asii 四部与大月氏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扬弃传统观点，重建公元前 120 年代中亚和西亚的族群关系和地缘局势。

## 一 同族论还是征服论？——Asii 四部问题与塞种—斯基泰的族群迷思

传统观点将月氏西迁导致的游牧民族迁徙浪潮推定为匈奴—月氏—塞种的单线推移模式，得出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冲击帕提亚东部边疆的游牧人为塞种人（Sacaе, Saka）的结论。而吐火罗人也是塞种人的一支，故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时当地已是 Tochari 人的“大夏—塞人”政权。因此，在探讨 Asii 四部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历史上塞种人迁徙的路线问题。汉文史料的记载清楚表明，塞种人/塞王被月氏赶出伊犁河流域后的迁徙路线，并非跨过锡尔河、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而是“南越悬度（帕米尔高原）”，最终在印度河上游建立了“罽宾国”，《汉书·西域传》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sup>①</sup>

众所周知，伊犁河流域本塞种人游牧地，“月氏西破走塞王”<sup>②</sup> 应发生在匈奴老上单于（公元前 174～前 161 年在位）破月氏后不久，约公元前 170～前 160 年间。塞王南走远徙，最后“南君罽宾”，在犍陀罗建立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 Kingdom），初代君主为毛伊斯（Maues，前 90～前 80 年在位）。<sup>③</sup> 塞王迁徙路线应该是“越悬度”，经过帕米尔高原西部的喀喇昆仑山脉。由于路途艰险且诸部沿途建国，塞种人的核心部落用了长达 80 年左右的时间，才抵达印度河上游的河谷平原，建立“罽宾国”。因此，如果悬度—帕米尔路线可信的话，塞王这一部就从未统治过巴克特里亚，也从没有威胁过帕提亚东部边疆，直到印度—斯基泰王国建立。从考古证据来看，巴克特里亚至今没有发现过可以明确判定为塞种人的墓葬和游牧聚落。而印度—斯基泰诸王钱币分布，也从来没有越出兴都库什山北入巴克特里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沿悬度—帕米尔路线进入犍陀罗（位于印度河上游）的塞种人主力，应该没有征服、更没有统治过巴克特里亚，也就不可能是冲击帕提亚东部边疆的游牧人。因此，至少从可依据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证据来看，传统学界认定的在大月氏立国巴克特里亚之前昙花一现的“大夏—塞人王国”很可能并不存在。<sup>④</sup>

不仅如此，若塞王越悬度、经近百年方立国于罽宾之说成立，则传统观点所说匈奴西逐月氏引发塞种人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冲击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之说均难以成立。因此，直接冲击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导致其覆亡的游牧人主力，与公元前 130 年左右从伊犁河流域迁出的大月氏人（被匈奴支持的乌孙人击败）的关联度，明显要高于此时仍在帕米尔地区艰难迁徙的塞种人。由此可见，匈奴西逐月氏导致的“多米诺效应”，似乎是由大月氏人直接作用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更为妥当。而塞种人由于迁徙方向的不同，直到公元前 1 世纪初

①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884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901 页。

③ Percy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Ltd., 2018, pp. 68-72.

④ 彭树智：《塞人篇：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载氏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80 页。

才从喀喇昆仑山脉南下，冲击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希腊诸王国。因此，重建后的公元前2世纪欧亚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迁徙模式，应该有两条相互并列且在时空上有所区别的链条：

一、匈奴——月氏——希腊—巴克特里亚——帕提亚

大月氏迁徙路线：伊犁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巴克特里亚

二、匈奴——月氏——塞种（塞王）——印度—希腊王国

塞王/塞种迁徙路线：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西部——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印度河上游

然而，斯特拉波所说的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 Asii 四部中有 Sacarauli 这一与“塞种”关联密切的族称。这一支游牧人群与征服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相关研究争议的焦点。但由于更多学者关注的是大月氏与 Tochari 以及“大夏”的勘同问题，故而 Sacarauli 问题被长期悬置。实际上，Asii、Tochari、Sacarauli 三部身份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探索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还应该关注帕提亚王国与 Asii 四部之间的关系。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梳理学界对大月氏与吐火罗关系的研究现状，然后探讨解决此问题的可能方向。

关于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学界主流观点分为两派：一派以英国学者亨宁 (W. B. Henning)<sup>①</sup>、美国学者塔恩 (W. W. Tarn)<sup>②</sup>、德贝沃伊斯 (N. C. Debevoise)<sup>③</sup>、白桂思 (Christopher Beckwith)<sup>④</sup>、本杰明 (Craig G. R. Benjamin)<sup>⑤</sup>、英国伊朗学家贝利 (H. W. Bailey)<sup>⑥</sup>、美籍印裔学者纳拉因 (A. K. Narain)<sup>⑦</sup> 和土耳其学者哈坎 (Hakan Aydemir)<sup>⑧</sup> 等为首，认为汉文史料中的大月氏就是斯特拉波记载夺取巴克特里亚四部之一的 Tochari 人，并根据庞培·特罗古斯的记载认为 Asii 人是 Tochari 人的王族部落，由此得出大月氏可能是以 Asii 人为首、Tochari 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游牧部落联盟。<sup>⑨</sup> 另一派以国内学者王欣、余太山等为代表，认为吐火罗与大月氏不可勘同，而“大夏”才是吐火罗的同义词，此说在国内现已成主流观点，他们观点的区别在于，王欣认为 Asii 四部是一个吐火罗人的部落联盟，<sup>⑩</sup> 而余太山则认为

①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G. L. Ulman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Paris-New York 1978), pp. 215-230.

②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276-287.

③ N. C. Deb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55.

④ C.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2009, p. 78; C. I. Beckwith, "A Note on the Heavenly Kings of Ancient Central Eur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7, 2010, pp. 7-10.

⑤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07, pp. 21-27.

⑥ H. W. Bailey, "Tta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I, 1935-1937, pp. 883-921.

⑦ A. K. Narain, *The Tocharians*, Shillong, 2000, pp. 13-14.

⑧ Hakan Aydemi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me Yuezhi 月氏/月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 Uyghur Studies*, 1/2, 2019, pp. 249-282.

⑨ J. Charpe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71, No. 4, 1917, p. 387.

⑩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0~86页。

是塞种游牧联盟。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将前一派观点称为同族论，后一派观点称为征服论。同族论即大月氏 = 吐火罗且王族为 Asii 人；征服论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先亡于大夏（Tochari），大夏又被大月氏征服，故吐火罗人与大月氏人是先后两批进入巴克特里亚的不同游牧部落。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笔者先检讨同族论和征服论两派观点存在的问题。

同族论者充分利用了罗马史家庞培·特罗古斯《腓力史摘要》中关于 Asii 人和 Tochari 关系的一段描述：Reges Tocharorum Asiani interitusque Saraucarum。<sup>①</sup> 该句的含义一般被解读为 Asiani 人是统治着 Tochari 人的诸王，而 Saraucarum 人则被消灭了。在认为大月氏等同于吐火罗的观点中，贝利、白桂思和哈坎从语音勘同的角度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释，区别仅在于语音重构方案的差异。但同族论者在解释汉文史料中“大夏”一词的对音时则十分棘手，因为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大月氏是大夏的征服者，如果大夏 = 吐火罗 = 大月氏，将造成的问题是，大月氏自己征服了自己，这显然难以说通。而如果将大夏 = 吐火罗的观点推翻，则得出大夏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结论。如此看似解决了问题，却无法回答张骞为何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称作“大夏”。为了解决该问题，征服论者便将大月氏和吐火罗进行了区分，重构为吐火罗人先进入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立“大夏国”，后又为大月氏征服。按照征服论者的观点，回到庞培·特罗古斯的记载，则统治 Tochari 的 Asiani 人似乎必然就是大月氏了。

余太山先生认为，Asii、Tochari 均为塞种游牧部落成员。<sup>②</sup> 这或许是对斯特拉波《地理志》的记载理解有出入所致，尚可进一步讨论。关于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四个游牧部落，斯特拉波的记载如下：

Ἐν ἀριστεραῖ δὲ τούτοις ἀντιπαράκειται [τὰ] Σκυθικὰ ἔθνη καὶ τὰ νομαδικὰ ἅπασαν ἐκπληροῦντα τὴν βόρειον πλευράν. οἱ μὲν δὴ πλείους τῶν Σκυθῶν ἀπὸ τῆς Κασπίας θαλάττης ἀρξάμενοι Δᾶαι προσαγορεύονται, τοῖς δὲ προσεώιους τούτων μάλλον Μασσαγέτας καὶ Σάκας ὀνομάζουσι, τοῖς δ' ἄλλοις κοινῶς μὲν Σκύθας ὀνομάζουσιν ἰδία δ' ὡς ἐκάστους· ἅπαντες δ' ὡς ἐπὶ τὸ πολὺ νομάδες. μάλιστα δὲ γνώριμοι γέγονασιν τῶν νομάδων οἱ τοὺς Ἑλληνας ἀφελόμενοι τὴν Βακτριανὴν, Ἄσιοι καὶ Πασιανοὶ καὶ Τόχαροι καὶ Σακάραυλοι, ὀρμηθέντες ἀπὸ τῆς περσικῆς τοῦ Ἰαξάρτου τῆς κατὰ Σάκας καὶ Σογδιανούς, ἣν κατεῖχον Σάκαι. καὶ τῶν Δαῶν οἱ μὲν προσαγορεύονται Ἄπαρνοι οἱ δὲ Ξάνθιοι οἱ δὲ Πίσσουροι. οἱ μὲν οὖν Ἄπαρνοι πλησιαίτατα τῆι Ὑρκανίαι παράκεινται καὶ τῆι κατ' αὐτὴν θαλάττῃ, οἱ δὲ λοιποὶ διατείνουσι καὶ μέχρι τῆς ἀντιπαρηκούσης τῆι Ἀρίαι. <sup>③</sup>

现在自里海起的斯基泰人中的绝大部分，被称为大益人（Däae/Dahae），但是那些比他们处在更远的东方的部族，则被称为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塞种人（Sacaecae），其他部族则被统称为斯基泰人，尽管他们都有各自名称。他们大多是游牧人。

①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Prologi*, translated by the Rev. John Selby Watson,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nvent Garden, 1853, XLII.

②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③ Στράβων, *Γεωγραφικά*, Βιβλίο ΙΑ', 8.2, <https://el.wikisource.org/wiki/Γεωγραφικά/ΙΑ>, 访问时间: 2022年9月10日。

但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从希腊人手中夺走巴克特里亚 (Bactriana) 的那些游牧部落, 我指的是阿息人 (Asii)、帕西亚尼人 (Pasiani)、吐火罗人 (Tochari) 和塞卡劳利人 (Sacarauli)。他们最初是来自锡尔河 (Iaxartes) 对岸塞种人和粟特人 (Sogdiana) 分界之处, 该地曾经被塞种人占据。<sup>①</sup>

由此可知, 斯特拉波所说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四部落与塞种人 (Sacae) 虽然都属于广义的“斯基泰人”(即“游牧人”的同义词),<sup>②</sup> 但彼此之间却不能混淆。在斯特拉波眼中, 复数的斯基泰人 (Σκυθῶν) 包括大益人 (Δᾶαι)、马萨格泰人 (Μασσαγέτας)、塞种人 (Σάκας)、阿息人 (Ἄσιοι)、帕西亚尼人 (Πασιανῶ)、吐火罗人 (Τόχαροι)、塞卡劳利人 (Σακάρουλοι)。因此, 斯特拉波认为塞种人属于斯基泰人, 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四个部落也属于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仅仅是游牧人的泛称 (Σκυθικὰ ἔθνη καὶ τὰ νομαδικὰ, “斯基泰”与“游牧人”是同义互换的并列关系, 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解释), 每个斯基泰游牧部落又有自己的专属族称。揣摩行文逻辑可知, 斯特拉波笔下的“斯基泰人”实际上包括了文中列举的所有具体游牧人的族称。即里海东岸及更东方的“斯基泰人”, 应包括以下相互区别的七种有着自己族称的游牧人/斯基泰人, 只有其中的 Sacae 才可以直接判定为塞种人, 而其余 6 种游牧人/斯基泰人 [Dahae、Massagetae、Asii、Pasiani (可能是 Gasiani 或 Asiani/Asii 之讹)、Tochari、Sacarauli], 应是与 Sacae 有所区别的游牧部落, 不宜都以“塞种”论之。

余太山先生认为, Asii 四部游牧人是一个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就游牧于欧亚草原东部的塞种部落联盟, 但斯特拉波很可能仅仅反映的是公元前 2 世纪中亚草原族群关系的特殊情况。斯特拉波提到的 Asii 四部应该有具体的时空背景为依托, 并与公元前 2 世纪匈奴扩张引发的游牧人西迁浪潮密切相关, 而不太可能是一个自公元前 6 世纪起就一直活跃于锡尔河以北的塞种游牧部落联盟。

笔者以为, 古典史料反映的 Asii/Asiani 统治 Tochari 人之事, 与汉文史料中“月氏臣畜大夏”<sup>③</sup> 反映的历史事实看似所指为一, 但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加复杂。而 Asii、Tochari、Sacarauli 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理解这一时期中亚西亚的地缘政治局势十分重要。另外, 进入犍陀罗的塞种人主力, 与斯特拉波明确提到的夺取过巴克特里亚的 Sacarauli 之间的关系如何, 以及最后定居于德兰吉亚纳 (Drangiana, 即后来的锡斯坦 Sakastan) 并最终将锡斯坦之名赋予该地的塞种人究竟是哪一支, 也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关键, 在于重新分析和推断古典史料中

① Strabo, *The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Volume I-V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258-261.

② 需要说明的是, 斯特拉波时代希腊罗马作家笔下的“斯基泰人”范围, 已经远远超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活跃于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 而可以涵盖乌拉尔山—里海以东乃至整个欧亚草原的各种游牧人。自公元前 4 世纪起, 随着萨尔马提亚人 (Sarmatians) 的西扩, “狭义斯基泰人”在黑海草原的势力范围被进一步挤压, 至公元前 2 世纪已经局限于克里米亚半岛。因此, 希腊化时代及之后罗马—拜占庭文献中的“斯基泰人”, 都可以等同于“游牧人”的同义词和泛称, 相当于古代中国语境下的“戎狄”。故此希腊罗马及拜占庭各种史料文献提到的“斯基泰人”, 均不能作为与希罗多德时代活跃于黑海北岸的“狭义斯基泰人”(其在历史时期的活动范围应从未超出乌拉尔以东) 存在直接渊源关系的史料证据, 而只能作为修辞学意义上对欧亚草原游牧人的泛指。参见〔美〕丹尼斯·塞诺主编; 蓝琪译:《剑桥早期中亚史》, 商务印书馆, 2021 年, 第 109~113 页。

③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 第 3164 页。

与帕提亚三代君主发生冲突的“斯基泰雇佣军”的构成。接下来，笔者拟在重新回答大月氏与吐火罗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对公元前 130 ~ 前 120 年代帕提亚东部边疆的局势，以及大月氏联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可能构成进行探索，以期加深对丝绸之路开通前后这一关键历史时刻西域以西地区地缘政治的理解。

## 二 Tochari-Sacarauli 假说：“斯基泰雇佣军”构成蠡测

国内学界在“大夏”与 Tochari 即吐火罗的语音勘同问题上始终回避了一个事实，即张骞看到的“大夏国”形象与西方史料中 Tochari 人的形象差异巨大，《史记·大宛列传》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sup>①</sup>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大夏国是一个以农耕和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为了解释大夏 = 吐火罗的观点，余太山先生认为，Tochari 人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后迅速从农耕转向定居，<sup>②</sup> 因此被张骞记载为典型的绿洲农业国家而非大月氏、康居那样的游牧行国。从中亚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的关系来看，游牧与定居人群长期交错分布共生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 Tochari 人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迅速由游牧转农耕，甚至由农耕转商贾的可能性非常小。

而从西方史料的记载来看，张骞时代的 Tochari 人无疑是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强悍的骑马游牧人群，与大夏国“兵弱，畏战”的形象可以说完全不符。罗马史家查士丁在《腓力史摘要》中便描述了为患帕提亚东部边疆多年、战力强劲的 Tochari 游牧人形象：

In huius locum Artabanus, patruus eius, rex substituitur. Scythae autem contenti victoria depopulata Parthia in patriam revertuntur. Sed et Artabanus bello Tochariis inlato in brachio vulneratus statim decedit. Huic Mithridates filius succedit, cui res gestae Magni cognomen dedere; quippe claritatem parentum aemulatione virtutis accensus animi magnitudine supergreditur. Multa igitur bella cum finitimis magna virtute gessit multosque populos Parthico regno addidit. Sed et cum Scythis prospere aliquotiens dimicavit ultorque iniuriae parentum fuit.<sup>③</sup>

其叔阿塔巴努斯 (Artabanus I) 即位为王，并与吐火罗人 (Tochari) 开战，手臂受伤，很快死去。其子米特里达梯 (Mithridates II) 即位，由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伟大的称号……他多次成功地与斯基泰人作战，为其父辈从斯基泰人那里受到的伤害报仇雪耻。

理解查士丁的这一段记载需要结合当时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局势：公元前 130 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七世 (Antiochus VII, 前 138 ~ 前 129 年) 大举东征帕提亚，企图收复失地，帕提亚国王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4 页。

②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 30 页。

③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Historiarum Philipicarum T. Pompeii Trogi*,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index.html> Lbri XLII. 2, 访问时间：2022 年 8 月 4 日。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translated by the Rev. John Selby Watson,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nvent Garden, 1853, XLII. 2.

弗拉特斯二世（Phraates II）全力抵御，甚至招募大量“斯基泰人”为雇佣军。前129年安条克七世败亡，帕提亚大获全胜。而“斯基泰人”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弗拉特斯二世不肯兑现承诺的酬金，这些斯基泰人遂开始洗劫帕提亚领土。随后弗拉特斯二世东征斯基泰人时，军中塞琉古希腊降兵倒戈，遂战死（前128年前后）。对于这两场战争的经过，《腓力史摘要》载：

Post necem Mithridatis, Parthorum regis, Phraates filius rex statuitur, qui cum inferre bellum in ultionem temptati ab Antiocho Parthici regni Syriae statuisset, Scytharum motibus ad sua defendenda revocatur. Namque Scythae in auxilium Parthorum adversus Antiochum, Syriae regem, mercede sollicitati cum confecto bello iam supervenissent et calumnia tardius latius auxiliium mercede fraudarentur, dolentes tantum itineris frustra emensum, cum vel stipendium pro vexatione vel alium hostem dari sibi poscerent, superbo responso offensi fines Parthorum vastare coeperunt. Igitur Phraates, cum adversus eos proficisceretur, ad tutelam regni reliquit Himerum quendam pueritiae sibi flore conciliatum, qui tyrannica crudelitate oblitus et vitae praeteritae et vicarii officii Babylonios multasque alias civitates inopportune vexavit. Ipse autem Phraates exercitum Graecorum, quem bello Antiochi captum superbe crudeliterque tractaverat, in bellum secum ducit, inmemor prorsus quod hostiles eorum animos nec captivitas minuerat et insuper iniuriarum indignitas exacerbaverat. Itaque cum inclinatum Parthorum aciem vidissent, arma ad hostes transtulere et diu cupitam captivitatis ultionem exercitus Parthici et ipsius Phraatis regis cruenta caede exsecuti sunt.<sup>①</sup>

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 I）去世后，其子弗拉特斯（Phraates II）即位。弗拉特斯二世在报复安条克（Antiochus VII）对帕提亚的侵略战争、攻打叙利亚之后，由于斯基泰人的缘故被迫收兵保卫自己的国土。因为斯基泰人被帕提亚人雇佣参加对安条克的战争，但是未能即时抵达战场。斯基泰人渴望得到酬金或下一个攻击目标，但却被帕提亚人傲慢地拒绝，于是斯基泰人开始大肆蹂躏帕提亚人的国土。弗拉特斯率领击败安条克后俘虏的希腊士兵去对抗斯基泰人，对这些希腊士兵礼遇有加，但是却无法消弭希腊人对帕提亚人的仇恨。当帕提亚人在与斯基泰人的战斗中初露败相时，希腊人顺势倒戈一击，将帕提亚军队包括弗拉特斯本人在内全部消灭了。

在阿塔巴努斯一世的复仇战争中，查士丁给出了这批为患帕提亚东部边疆的“斯基泰人”的具体族称——Tocharii，即吐火罗人。那么，杀死阿塔巴努斯一世的吐火罗人，与背盟帕提亚帝国的“斯基泰人”是否是同一批人呢？公元前124年，弗拉特斯二世的叔叔阿塔巴努斯在与Tochari人的战争中战死。弗拉特斯二世战死后，帕提亚人肯定会复仇继续征讨这批斯基泰人，因此Tochari人很可能是当年应弗拉特斯二世之邀参加对安条克七世作战的“斯基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即Tochari人应该是杀死弗拉特斯二世的“斯基泰雇佣军”中的主力之一。

因此，张骞看到的大夏国主体居民，应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遗留下来的定居农业人群，

①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T. Pompeii Trogi*,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index.html> Lbri XLII. 1, 访问时间: 2022年8月4日。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ius*, translated by the Rev. John Selby Watson,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nvent Garden, 1853, XLII. 1.

而不是大举入侵帕提亚的游牧 Tochari 人。而“大夏”名号应该是张骞从月氏人语言中听到的指代在月氏人到来之前占领巴克特里亚的游牧人 Tochari 的音译。在张骞到来之后，“兵弱、畏战”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土著居民虽然被阿姆河以北的大月氏王室“臣畜”，但 Tochari 人却保持着游牧生活方式和强劲战力。正如 2 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记载所说，当时在“Zariaspaë 下方居住着庞大的 Tochari 部族”<sup>①</sup>。Zariaspaë 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即巴克特里亚的首府 Bactra 城。<sup>②</sup> 因此可以说，Tochari 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游牧生活状态很可能在贵霜王朝时期依然如旧，这与张骞所见的大夏国定居城市民众无疑有着很大的区别。

导致两代帕提亚君主战死疆场的“斯基泰雇佣军”中包括 Tochari 人，与公元前 128 年张骞抵达大月氏王庭时得知大夏已被大月氏“征服”两事之间，存在许多让人困惑之处。庞培·特罗古斯称 Asiani 是 Tochari 人的君长，如果 Asii/Asiani 是大月氏，那么大月氏如何放任自己治下的 Tochari 人参与塞琉古—帕提亚战事？因此，《史记》未载大月氏与安息（帕提亚）交战的背景，可以说明在有一段时间内，Tochari 人是不受 Asii 管束的独立部落。张骞在大月氏“不得要领”的原因，《史记·大宛列传》称是因为大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sup>③</sup>。而此时的 Tochari 人并没有任何被大月氏控制的迹象，并且还在“大夏”之外的地区与帕提亚人进行大规模战争。因此，《史记》提供的理由似乎是大月氏敷衍张骞的借口，而真实原因另有隐情。<sup>④</sup> 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抵达大月氏王庭的张骞，对于当时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人的生死决战（前 129 年）和弗拉特斯二世被包括 Tochari 人在内的“斯基泰人”所杀一事并不知情。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大月氏王庭远离阿姆河西南岸以远数百公里的战场 [应该主要在马尔吉安纳（Margiana）和阿里亚（Aria）一带]。在自己的属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大月氏王族对张骞联汉灭匈的提议采取委婉拒绝的态度便可以理解。不仅如此，张骞出使西域至“绝域大夏”却不得要领而还，背后恐怕还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即大月氏很可能出于保护汉使的需要，而拒绝了张骞可能提出的由大夏至安息（帕提亚）的访问行程，盖因此时 Tochari 人正在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以西的地区与帕提亚交战。而张骞获得的关于帕提亚（安息）风土人情的信息，实为后来司马迁所补充的由公元前 115 年出使安息的张骞副使所提供的报告，并非张骞所亲历。而此时帕提亚东部边疆已经渐趋稳定，帕提亚东方战争的来龙去脉遂在汉代史家的笔下付之阙如。

传统观点多以为 Tochari 人先于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又被月氏逐出巴克特里亚，Tochari 人遂进一步往西南方向侵扰帕提亚。因此大月氏与帕提亚之间并未发生过冲突，这样方才符合张骞回国报告中所呈现的葱岭以西诸国一片“安宁祥和”的景像。但问题在于，从未在巴克特里

① 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E. L. Stevenson, New Yor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32, p. 142, VI. 11.

② Strabo, *The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XI. 11. 2.

③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58 页。

④ 国内学者多认为，张骞寻求与大月氏结盟对抗匈奴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双方没有一致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及主张。参见孟宪实：《张骞的“不得要领”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2 页。国外学者认为张骞出使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西域情报，进而与大月氏结盟反击匈奴。这在武帝初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也不符合此时汉朝廷中对匈奴主和派掌权的政治态势。参见 L. Torday, *Mounted Archers: The Beginning of Central Asian History*, Durham, 1997, p. 91.

亚站稳脚跟的 Tochari 人，如何能够将“大夏”和“吐火罗斯坦”之名赋予巴克特里亚？从吐火罗斯坦地名在贵霜时代的“晚出”及后贵霜时代的吐火罗斯坦名称的长期沉淀来看，吐火罗人必然是在巴克特里亚居住了数百年之久，并最终逐渐土著化的一支外来游牧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导致有着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巴克特里亚最终改名“吐火罗斯坦”。由此可见，Tochari 人及其大月氏王族 Asii 人的关系，可能在大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前后发生过重大变化。很可能的事实是，吐火罗人与大月氏人曾同属一个部落联盟。但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汉代史家只知大月氏而不知“吐火罗”，而希腊史家只知吐火罗而不知“大月氏”的局面。下文便尝试探讨大月氏和吐火罗被同时代东西方史家所“管窥”而失其“全貌”的原因。

### 三 大月氏联盟的短暂解体与 Asii-Tochari 主臣关系的重建

由于张骞记载的大夏国没有任何“游牧行国”的特征，以及巴克特里亚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吐火罗语（即古代焉耆、龟兹人所说的西支印欧语<sup>①</sup>）”文献，姚大力先生便在 20 世纪伊朗学家贝利（H. W. Bailey）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大月氏与吐火罗关系的新假设，即认为 Tochari 是东伊朗语 To-hara “大山”之意，<sup>②</sup> 被西迁之前的月氏人用以称呼其治下的天山南麓的绿洲城市居民，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后，又把“吐火罗”一词用以称呼西天山铁门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土著农业人群，遂成为张骞所见的“大夏国”<sup>③</sup>。因此，“吐火罗语”是一个正确的命名，但真正说吐火罗语的东天山绿洲居民（如焉耆、龟兹等）从来没有随月氏西迁至巴克特里亚，故巴克特里亚只留下了“吐火罗斯坦”的地名，却不能找到任何吐火罗语文献。<sup>④</sup> 然而，西方史料中的 Tochari 人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游牧民族。将 Tochari 作为月氏人疆土观念迁移的产物，难以解释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覆灭和帕提亚东疆动荡时代中发挥关键作用的 Tochari 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游牧民族。东西方文献的记载共同表明，Tochari 人和月氏人同样是历史上在巴克特里亚真实存在过的游牧人群，而不太可能是一个被月氏人从东天山迁移过来指称巴克特里亚土著人群的地理概念。

回到张骞抵达大月氏王庭的公元前 128 年前后，我们可以确认的事实有两个，月氏“臣畜大夏”以及 Tochari 人正大举入侵帕提亚。Tochari 人在巴克特里亚被大月氏再次“征服”的真相应该是，原来的大月氏部落联盟在西迁过程中一度解体，后于巴克特里亚“复归于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月氏部落联盟的核心实际上是由 Asii 人和 Tochari 人共同构成的。大月氏联盟在西迁过程中，部落联盟一度解体，Tochari 先于 Asii 人进入巴克特里亚灭亡希腊政权，随后 Asii

① E. Sieg &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pp. 915-932.

② H. W. Bailey, “Tta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6, pp. 883-917.

③ 姚大力：《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复旦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73~74页。

④ 贵霜帝国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中古伊朗语东支的巴克特里亚语，与印欧语系西支的焉耆语、龟兹语（即所谓的“吐火罗语”）存在较大的差异。参见 Nicolas Sims-Williams, *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the Decipherment of Bactria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著；李鸣飞，李艳玲译：《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人南下巴克特里亚。Tochari 人不愿重新归降 Asii，于是与被驱逐的 Sacarauili 合流，形成混编雇佣军，参与了公元前 129 年的塞琉古—帕提亚之战。在与帕提亚人背盟之后，Tochari-Sacarauili 联盟大举入侵帕提亚东部边疆，成为弗拉特斯二世、阿塔巴努斯一世和米特里达梯二世三代帕提亚君主面对的强劲敌人。此时，大月氏王族对“大夏”的统治，实际上仅仅是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故地名义上的宗主权。这一时期大月氏的主要利益和需求，应该是尝试重建对 Tochari 人的统治。因此，大月氏王族才选择以“地肥饶，少寇，志安乐”为借口拒绝了张骞联汉灭匈的提议。而张骞的情报仅限于大月氏本土和阿姆河以南的“大夏”，故此时吐火罗人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不被张骞所知。张骞东返之后，Tochari-Sacarauili 联盟继续与帕提亚人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态势直到公元前 115 年后才逐渐稳定。汉文史料称，当时安息（即帕提亚）在东部边疆以 2 万骑兵迎接汉使入境，<sup>①</sup> 这显然并非完全出自安息对汉朝的“高规格待遇”，而是反映了当时帕提亚人在东部边疆与 Tochari-Sacarauili 联盟鏖战后取得胜利的事实。吐火罗人此时基本停止了对帕提亚的侵扰，重新回到大月氏王族 Asii 治下。因此汉使遇到的帕提亚大军，实为重新收复东部边疆的凯旋之师。

这样一来，张骞看到的兵弱畏战的“大夏”国民与真实的 Tochari 人游牧大军形成的反差实际上表明，张骞在巴克特里亚看到的游牧人在他眼中只有大月氏人，没有吐火罗人。游牧的 Tochari 人在张骞看来与月氏王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便说明 Tochari 人和月氏王族实际上难以通过习俗区别开来。如果将 Tochari 人看作本来就是大月氏联盟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便可以解释大月氏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Tochari 人还能够大举出击帕提亚帝国击杀其两代君主这个看似矛盾实则顺理成章的事实，也能够解释月氏治下的 Tochari 人把自己的族称赋予了贵霜时代以降的巴克特里亚。张骞对大夏国农耕商贾的印象来自希腊—巴克特里亚遗留的土著城市居民，而真正的“大夏人”即 Tochari，实则与月氏人一样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且未能被张骞所识别出来。无独有偶，公元 5 世纪嚙哒（Hephthalites）崛起于中亚后，跟随萨珊波斯军队进入嚙哒国土的东罗马使节 Eusebius 也犯了与张骞类似的错误，即将嚙哒治下的农耕定居人群（当时已经是月氏人和土著巴克特里亚人融合后的“吐火罗人”）的生活方式误以为是嚙哒人的特征，<sup>②</sup> 于是以尤西比乌斯（Eusebius）情报为史料来源的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和米南德（Menander the Guardsman）均得出了嚙哒人居住城郭的错误结论。<sup>③</sup> 张骞进入大夏之时，首先看到的是当地鳞次栉比的城市商业文明。而统治这一地区的 Tochari 人的主力此时处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状态，又在帕提亚境内连年大肆劫掠征伐，很可能未被张骞所注意。所以张骞对“大夏”的第一印象，完全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留下的城市文明，而真正的“大夏人”主力此时正在帕提亚境内横冲直撞所过为墟。

汉代中原人在观察北方草原游牧政权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将游牧政权的统治族群与整个游牧政权同一化，如使用“匈奴”的时候，与其说指的是匈奴的王室或核心部落，不如

①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 3890 页。

② Priscus, *Histories*, in F. Jacoby (eds),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41.1, 1.2.1.

③ 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7 页；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trans by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 Cairns, 1985, 10.1-3；马小鹤：《吐火罗与挹怛杂居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54~164 页。

说指代的是以“匈奴”为王族部落的整个部落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型游牧部落联盟内部的具体组成部分往往被整个王族的称谓所覆盖而难以彰显。“月氏”同样如此，作为曾经强盛一时、迫使匈奴称臣送质的大型游牧政权，其内部必然由许多的部落构成。<sup>①</sup>但只有作为王族的“月氏人”被汉代作家知晓，而月氏以及西迁过程中大月氏部落联盟的具体构成则无关紧要，大月氏联盟的构成信息更难以被汉朝官方所知晓。再加上在张骞之前汉朝对月氏的了解极其有限，因此早期汉文史料无法识别大月氏部落联盟中作为其主要构成部分的 Tochari 人。但在大月氏西迁过程中，Tochari 人一度摆脱了月氏王族的统治，率先进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为首的“东方希腊化世界”，由此使得 Tochari 作为族名首次彰显于西方史料记载之中。而庞培·特罗古斯关于 Asiani 人与 Tochari 人统属关系的记载，可以说既符合大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的 Tochari 人的事实，也与大月氏部落联盟在西迁前的原初结构相吻合。实际上，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巴克特里亚达数百年之久，月氏人的族称在中古阿富汗地名中必然有所遗留。2019年，土耳其学者哈坎·埃德米尔（Hakan Aydemir）对于月氏一名的语源给出了进一步解释，将月氏的读音还原为 Arki/Yarki（古汉语读音为 \*ɣwat-tēh）。<sup>②</sup>哈坎的语言学证据可以得到中古以降与“吐火罗斯坦”并行的另一阿富汗地名“Gharchistan”<sup>③</sup>（应当源自 Archistan，即“月氏斯坦”，巴克特里亚语形式为 γαρσιγούστανον）<sup>④</sup>的支持，故笔者从其说。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大月氏部落联盟（Asii + Gasiani + Tochari）的构成梳理为：1. 月氏王族：Asii, Asioi, Arsi, Arki, Yarki, Yue-chi；2. 异姓月氏贵族：Gasiani, Kush, Kushan, 后为贵霜王族；3. 普通月氏人：Tochari。

前文已述，Asii 四部中的前三个与塞种应没有任何关系，只可能是以月氏王族为首的部落联盟。因此，斯特拉波记载的 Asii 四部夺取巴克特里亚一事，与汉文史料中大月氏立国巴克特里亚是完全吻合的。对于斯特拉波提到的最后一个部落 Sacarauli 人，笔者认为 Sacarauli 应该是伊犁河流域没有“南越悬度”的塞王余部，在前 150 年左右被大月氏彻底赶出了伊犁河流域，于是成为第一批“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人。由于阿姆河畔的阿伊·哈努姆（Ai-Khanum）古城第一次被游牧人洗劫发生于公元前 145 年。<sup>⑤</sup>此时大月氏人正游牧于伊犁河流域，故攻陷 Ai-Khanum 的应该不是大月氏，而可能是斯特拉波提到的 Sacarauli 人。Sacarauli 不可能是早已南越悬度的塞王主力，但却不能排除 Sacarauli 是与帕提亚作战的“斯基泰人”主力之一的可能性。因为查士丁只在阿塔巴努斯一世东征时，才明确提到 Tochari。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被弗拉特斯二世招募后又倒戈的“斯基泰”雇佣军是 Tochari 与 Sacarauli 的混合部队。米特里达梯二世东征的主要作战地域为这些雇佣军所盘踞的马尔吉安纳和阿里亚，而非大月氏王族所居的巴克特里亚本土，因此张骞未能获得帕提亚东方战争的情报是可以理解的。查士丁在叙述米特里达

①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p. 120.

② Hakan Aydemi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me Yuezhi 月氏/月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 Uyghur Studies*, 1/2, 2019, pp. 265-268.

③ Bernard Lewis, “Ghardjīstān”,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ume II: C-G., Leiden and New York: Brill, 1991, pp. 1010-1011; 另外，如今阿富汗昆都士省的六个区中有一个名为 Archi (Dasht-i Archi)，而阿富汗加兹尼的一个村镇名为 Yarki Khel，可作为月氏族称在阿富汗地名中遗留的凭证。

④ 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著；李鸣飞，李艳玲译：《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文献》，第 191 页。

⑤ H. P. Francfort, Frantz Grenet, G. Lecuyot, L. Martinez-Sève, Claude Rapin and Bertille Lyonnet, eds., *Il y a 50 ans ... la découverte d' Ai Khanoum: 1964-1978, fouill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DAFA)*, Paris: Editions de Boccard, 2014, p. 49.

梯二世东征时，再次只提“斯基泰人”而不提 Tochari，很可能表明此时帕提亚人改变了战略方针，选择拉拢大月氏王族联合孤立打击 Sacarauli 所致。这样一来，被帕提亚人打败的 Sacarauli 人才涌入伊朗高原东南部的德兰吉亚纳。<sup>①</sup>

由此可见，大月氏王族与吐火罗诸部之间可能为同族异构关系：“月氏（Asii, Asiani, Arki）”为王室自我认同的族称，“吐火罗（Tochari）”为王室对普通月氏人的他称。大月氏西迁过程中，Asii-Tochari 联盟一度解体，吐火罗人先于月氏王族征服巴克特里亚，于是“大夏”和 Tochari 之名始显。由于土著先接触的是下层的 Tochari 月氏人且 Tochari 人数最多，所以将 Tochari 泛化，最终逐渐涵盖了仅为月氏上层贵族集团所垄断使用的 Asii 和 Gasiani 族称。而汉人只知王族月氏的自称 Arki/Yarki，不知其臣属 Tochari，故把大月氏联盟的全体成员均视为“月氏人”。汉人始得知“月氏”之名必然以匈奴为中介，匈奴与月氏同为拥有类似结构的游牧政权。因此，匈奴以月氏王族之名称呼月氏人主导的游牧政权也完全符合自我认同规律和相互认知特点。

因此，公元前 160 ~ 前 130 年活动于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部落联盟，与阿息·吐火罗（Asii-Tochari）联盟具有吻合对应关系，只有 Sacarauli 需要单独解释。可以认为，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后，塞王主力南下帕米尔，留下来臣属大月氏的一部分塞种人即 Sacarauli 人。也即，在 Sacarauli 南下巴克特里亚之前，该部塞种人有可能一度从属于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部落联盟，成为大月氏游牧联盟内部的“别部”<sup>②</sup>。而 Tochari 人与王族月氏人的关系无疑更密切，汉代中原人没有将月氏王族和 Tochari 人进行区分，表明 Tochari 人在汉人看来就是“普通的月氏人”。研究吐火罗史的王欣先生认为，Asii 四部应该是自古以来就活跃于中国西北方的吐火罗人部落联盟，与月氏并非同一游牧政权，而被先秦文献称作“大夏”<sup>③</sup>。但通过仔细检索排除西汉前期西域各族名称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匈奴极盛时期治下的西域各国中“大夏”毫无踪迹。如果大月氏西迁过程中曾经驱逐过另一个游牧行国“大夏”，汉文史料记载不至于完全空白。而从当时的西域政治格局和天山北麓的地理环境看，很难再找到另一个与大月氏完全不同、且位置在大月氏西侧、塞王东侧的游牧部落联盟。公元前 177 年冒顿单于在致汉文帝的信中，便列举了匈奴击破月氏后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情况，《史记·匈奴列传》载：“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sup>④</sup>

从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信中便可以发现，如果在西迁路上大月氏的前方、塞王的后方还单独存在一个以 Asii 为首的吐火罗人游牧联盟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Asii 诸部的主体部分只能在

① 伊朗学界普遍将在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入侵帕提亚帝国的游牧人泛称为塞种人（Sakas），而塞种人则是被大月氏人驱赶出巴克特里亚才导致对帕提亚帝国的入侵，因此仍然没有考虑到汉文史料中塞王越悬度之说带来的矛盾。另外，越悬度而来的塞种人建立的印度—斯基泰王国核心区域在犍陀罗，不在德兰吉亚纳。印度—斯基泰人从犍陀罗进入德兰吉亚纳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难以与钱币学证据相符。若要解决这一矛盾，最佳方案可能是，将弗拉特斯二世招募的“斯基泰”雇佣军推断为 Tochari 与 Sacarauli 构成的混编部队。但在帕提亚东方战争后期阶段，Tochari 重回巴克特里亚归降大月氏王族，Sacarauli 被孤立，最终被帕提亚人击败，南下德兰吉亚纳。参见 Saghi Gazerani, *The Sistani Cycle of Epics and Iran's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Margins of Historiography*, Leiden & Boston, Brill, pp. 12-27.

②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p. 100.

③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增订本）》，第 36 ~ 40 页。

④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896 页。

大月氏部落联盟中去寻求。鉴于塞王主力已南越悬度，康居则一直占有锡尔河下游北岸的草原地带（并很可能在公元前210年之后开始羁縻统治索格底亚那地区的诸城国<sup>①</sup>），故从锡尔河对岸南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Asii四部游牧人主力，应该就是从伊犁河流域迁出的大月氏联盟。因此，在汉文史料中完全阙载、在西方史料中又来势汹汹的Asii人和Tochari人，与西迁路上的大月氏人应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而Sacarauli一度成为这一联盟内部的“别部”。帕提亚东方战争胜利后，Sacarauli被击败迁往德兰吉亚纳，而Tochari主力回到巴克特里亚臣属于大月氏王族。

## 四 结论

分清楚大月氏—吐火罗之间的同源异构关系后，我们对月氏西迁时间线可重构如下：

公元前3世纪，月氏统治着蒙古高原西北部、阿尔泰山、东天山、河西走廊西部，同时羁縻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为西域和草原霸主。公元前206～前202年，冒顿单于初次击败月氏，月氏开始衰落。公元前174年月氏为匈奴所破，大部西迁伊犁河流域，为大月氏，塞王主力南下帕米尔。

公元前145年，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斯被其子弑杀。同年，阿伊·哈努姆被游牧人即伊犁河流域臣属于大月氏的塞王余部Sacarauli洗劫。后者在此时被大月氏彻底赶出了伊犁河流域，于是成为第一批“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人。公元前136年左右，乌孙在匈奴支持下再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迁，在锡尔河北岸渡河南下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索格底亚那属地。公元前134年左右，大月氏联盟中的Tochari先于Asii进占铁门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北巴克特里亚。公元前130年，月氏王族Asii将北巴克特里亚的Tochari征服，都阿姆河北为王庭，Tochari大部进入南巴克特里亚。阿姆河以南的Tochari建立对希腊城邦进行间接统治的“大夏国”，并臣属于阿姆河北的Asii（大月氏王族）。

公元前130年，大月氏王族Asii渡过阿姆河彻底征服巴克特里亚全境。Tochari大部溢出巴克特里亚进入帕提亚，与Sacarauli联合，于前129年被帕提亚人招募为混编雇佣军。安条克七世败亡后，这批雇佣军联合帕提亚军中倒戈的希腊降兵击杀弗拉特斯二世，大肆劫掠帕提亚国土。公元前128年，张骞抵达大月氏王庭。此时大月氏王族致力于重新建立对Tochari的宗主权，不复图匈奴之心，亦隐瞒其臣属Tochari与帕提亚战争之事。公元前124年，阿塔巴努斯一世继续征讨雇佣军，被Tochari击杀。公元前123～前115年，帕提亚新王米特里达梯二世改变策略，联合大月氏王族、迫使Tochari诸部退出雇佣军联盟并返回巴克特里亚，使Tochari诸部重归大月氏王族Asii统治。随后大月氏王族、Tochari诸部和帕提亚人联合打击并打败Sacarauli人，迫使后

<sup>①</sup>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p. 153; O. Boppearachchi, "The Euthydemus Imitation and the Date of Sogdian Independence", *Silk Roads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2), pp. 11-12. 据罗马史家波利比乌斯记载，公元前208年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东征围困巴克特里亚王国首都巴克特拉时，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提德穆斯一世以北疆聚集大量游牧人的威胁为由，成功说服安条克三世罢兵。可见公元前3世纪末的锡尔河北岸甚至索格底亚纳地区，都受到游牧人的直接威胁。参见 Polybius, *Histories*, XI. 34. 5.

者进入德兰吉亚纳。<sup>①</sup>

笔者认为，大月氏和吐火罗的关系，既非简单的同族，也非简单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是二者兼有之，故长期相互争鸣的大月氏—吐火罗同族论和征服论看似“相斥”实则“兼容”。可以想见，张骞在真正接触大月氏部落联盟后，月氏王族会有意识地区别作为王室的月氏人和联盟主要构成部分的吐火罗人。但张骞在听到“大夏”一词后，由于大月氏—吐火罗—巴克特里亚在空间上的重合性，并没有理解“大夏”一词的真正含义（应指重新被月氏王族降服的普通月氏人），其描述的“大夏”国人反而主要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遗留的土著居民。立国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王国的实际统治结构应该是如下的三层体系：

大月氏王族：即 Asii/Asiani 人，逐水草游牧，并通过与月氏同族的大月氏五翎侯治理巴克特里亚。

大月氏五翎侯：指统治着 Tochari 诸部和巴克特里亚土著的大月氏王族成员及其旁支、异姓贵族等，逐水草游牧。五翎侯的设置时间晚于张骞来访，并在“大夏”亡国后依然延续，表明五翎侯本身就是出自月氏王族或贵族，不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土著。<sup>②</sup> 同时也表明，张骞在那里时大月氏与吐火罗之间的主臣关系尚未重新建立起来，故此时吐火罗人可以大肆出击帕提亚。

巴克特里亚土著：定居的农耕人群、商贾的希腊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亚人等，由土著人担

① 《中亚文明史》第八章《塞种人与印度—帕提亚人》的作者 B. N. 普里认为，塞种人先于月氏人占据巴克特里亚，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塞种人南下罽宾，遭到印度—希腊人阻挡后又向西进入德兰吉亚纳（锡斯坦）。普里的观点即本文之前提及的“单线推移”模式。结合查士丁和斯特拉波的记载，我们对 *interitusque Saraucarum*（塞卡劳利被击败/消灭）的理解可以进一步深化：“南君罽宾”的塞王被 Asii 为首的大月氏联盟击败南迁，是 *interitusque Saraucarum* 可能对应的第一个历史事件；而加入大月氏联盟、曾短暂进入过巴克特里亚的塞种余部，被大月氏消灭/击败，是 *interitusque Saraucarum* 可能对应的第二个历史事件。在第二个历史事件中，被大月氏击败的塞种余部，也参加了吐火罗人与帕提亚两王之战，并在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南下进入锡斯坦。如果这一情况成立的话，我们便可以对帕提亚诸王与“斯基泰人”作战经过进行复原：即公元前 129 年，被大月氏联盟驱逐的部分塞卡劳利人与从巴克特里亚溢出的吐火罗人结成联盟，并被弗拉特斯二世收为雇佣军。塞卡劳利—吐火罗联盟倒戈之后，弗拉特斯二世被塞卡劳利人所杀，吐火罗人则在公元前 124 年杀死了阿塔巴努斯一世。米特里达梯二世的东方战争，一是击败吐火罗人，迫使吐火罗人重新回到巴克特里亚归王族月氏人统治；二是在可能与大月氏结盟的情况下击败塞卡劳利人，迫使后者进入锡斯坦。也即，大月氏联盟在西迁和入主巴克特里亚的过程中，不仅收编过塞卡劳利人，还多次单独或配合帕提亚人击败和驱逐塞卡劳利人。而普通月氏人/吐火罗人也曾经和塞卡劳利人结成短暂的同盟袭击帕提亚东部领土。这样一来，*Saraucarum/Sacarauli* 的含义就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南君罽宾的塞王主力，在语言学上“塞王”是可以对应 *Sacarauli* 的；二是被大月氏联盟收编的塞王余部，这一支在公元前 145 年脱离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甚至可能得到了帕提亚的支持），但只占据了巴克特里亚部分领土。公元前 130 年大月氏主力进入巴克特里亚，这支塞王余部与吐火罗人继续西进，被帕提亚人招募为雇佣军。米特里达梯二世继位后，对塞王余部和吐火罗人的联盟进行分化瓦解，联合大月氏王族击败塞王余部，这一支塞种人最后才被迫南下进入锡斯坦。参见〔匈〕哈尔玛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年，第 142 页。

② 根据现有的钱币学研究，大月氏人征服巴克特里亚全境并建立五翎侯统治体系的时间，其实远比传统学界所认为的要晚。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欧克拉提德斯去世之后，实际上又延续了至少两代王系，其覆灭也并非一蹴而就。这主要是因为，吐火罗人诸部在公元前 128～前 115 年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且与 *Sacarauli* 共同参与对帕提亚人的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大月氏王族很难对阿姆河以南的希腊政权建立直接统治，遂使晚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祚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参见曾晨宇：《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西域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8～32 页。

任“小长”，即张骞看到的“大夏人”。

三者之间的统治关系自上而下为：大月氏王族—大月氏五翎侯—大夏小长—大夏土著。

诚如姚大力等学者所言，游牧政权在征服定居社会后往往会设置一套“监领系统”，即分封王室成员镇守管理新征服的农业人群及其土地，这也是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设置五翎侯的真正原因。<sup>①</sup>传统学界根据张骞记载的大夏国“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记载认为，五翎侯是大月氏人认可的巴克特里亚土著首领，故应称作“大夏五翎侯”。<sup>②</sup>而将巴克特里亚城市的“小长”与大月氏王室分封建守的“翎侯”等同，实际上忽视了游牧政权拥有上下两层统治体系的普遍构造。从以上研究和分析来看，五翎侯应该是大月氏分封建守巴克特里亚的王室成员（可能还包括异姓贵族中的显赫者，如后来的贵霜），而不可能是巴克特里亚的土著人群，因此究其本源应该称作“大月氏五翎侯”。不仅如此，本世纪初在敦煌悬泉置发现的汉简中提到的“大月氏双靡翎侯、大月氏休密翎侯”更进一步证明五翎侯就是大月氏分封建守巴克特里亚的王室贵族成员而非巴克特里亚土著。<sup>③</sup>由于大月氏—吐火罗的关系实为同族异构，这样一来，学界长期争论的五翎侯是“大夏五翎侯”还是“大月氏五翎侯”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五翎侯就是大月氏王室成员和部落显贵出任，从大月氏王室视角看，五翎侯是统治着普通月氏人（Tochari）和巴克特里亚土著的月氏王室成员和部落贵族，故称其为“大夏五翎侯”和“大月氏五翎侯”均可说通，只是真正的“大夏”与张骞的“大夏”所指可谓大相径庭。这也间接证明了后来的贵霜王朝并非巴克特里亚土著所建，而是由月氏贵族建立的大月氏王朝的延续。<sup>④</sup>

在解决大月氏和吐火罗的关系之后，最后讨论一下“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的得名问题。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后，Asii/Arki即月氏王族统治Tochari（普通月氏人）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查士丁说Asii成为Tochari的王族，与汉文史料中的“月氏西君大夏”同义。只是在大月氏西迁过程中，Asii一度失去了对Tochari的控制，后又恢复。巴克特里亚土著接触最多的是普通月氏人Tochari，遂以Tochari泛称包括Asii、Gasiani在内的所有月氏人。贵霜王朝可能由异姓月氏贵族Gasiani建立，因此仍然是大月氏人的王朝。而在巴克特里亚本地人看来，贵霜王朝则是与大月氏王国一脉相承的“吐火罗王朝”。由于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巴克特里亚达500年之久，巴克特里亚土著便一直称呼统治族群为吐火罗人。此称呼在4~5世纪随着月氏人完全从游牧转向定居，与土著同化，遂使整个巴克特里亚变成了“吐火罗斯坦”。<sup>⑤</sup>从最新出土的巴

① 姚大力：《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复旦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72~73页。

②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30页。

③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2~203页。

④ 杨富学，米小强：《贵霜王朝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说》，《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70页。

⑤ 对于魏晋隋唐时期汉文史料逐渐使用“吐火罗”一词指代和取代原来的“大夏”这一现象，除了认为二者发音相同可以勘同之外，还有观点认为，张骞所听到的“大夏”实为巴克特里亚原住民在印欧语中的他称Daha。玄奘亲历其地后，正确地将Tocharistan译为吐火罗（睹货逻）。参见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3页。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希腊罗马文献并未捕捉到巴克特里亚的Daha族称，反而是里海东岸的Dahae（汉文史料明确译为大益）更接近Daha的发音和拼写。除了将“大夏”与吐火罗、Daha勘同之外，也有新说认为“大夏”是张骞听到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自称“Das Hellenes”。考虑到Tochari人主力在张骞到访巴克特里亚时正在帕提亚境内征战，张骞将遇到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自称译作“大夏”，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参见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第138~147页。

克特里亚语文书来看，“吐火罗斯坦（τοχοαρστανο）”一名最早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一世（Kanishka I, 127 ~ 151 年在位）时期即已出现，<sup>①</sup> 可证明吐火罗人与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长期“共生”的事实。而玄奘在公元 7 世纪所谓的早已“王族绝嗣”的吐火罗国，<sup>②</sup> 实际上就是巴克特里亚当地土著对贵霜—大月氏王朝的一种虽然模糊但仍符合事实的历史记忆。

通过对公元前 2 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被游牧人侵袭历史的重新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Tochari 人是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主要游牧人，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吐火罗人”。吐火罗人是月氏人的主体，大月氏联盟主要由王族月氏和普通月氏组成，王族月氏人将普通月氏人称作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在族源、族属上与塞种人没有任何关系。

2. Tochari 一词最早可能来自伊朗语人群对东天山月氏人的统称，但不被月氏王族作为自称，月氏王族的自称“Asii/Asiani/Arki/Yarki”正是“月氏”一名的语源。汉代中国知识精英不能区分月氏的王族和普通属民，因此使用“月氏人”称呼包括王族月氏和普通月氏在内的所有月氏人。但普通月氏人并不分享王族月氏人 Asii/Asiani 的族群认同，而是认同自身为吐火罗人。

3. 介入塞琉古—帕提亚战争，并与帕提亚人作战击杀两代帕提亚君主的“斯基泰人”主力包括 Tochari。这些吐火罗人为了脱离巴克特里亚大月氏王族的统治，遂伙同 Sacarauli 人大举入侵帕提亚东部边疆。因此，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人全力对付以为其两代战死先王报仇的主要作战对象，应该是大月氏王族辖下一度不受管束的 Tochari 诸部和 Sacarauli 人。公元前 2 世纪末西域诸国的稳定局面，应与帕提亚人改变东方战略、选择和大月氏王族合作击败 Sacarauli 以及大月氏重新收服 Tochari 诸部有关。阿姆河流域地缘政治秩序的重新稳定，正是公元前 115 年张骞副使能够进入帕提亚进行官方访问的时代背景。而从这一层面出发，或可进一步加深对汉武帝时代西域西部局势变迁的理解。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常兴

责任校对：宋 俐

① Harry Falk, ed.,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p. 261; Nicolas Sims-Williams & François de Blois, *Studies in the Chronology of the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8, p. 13.

②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对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认为玄奘看到的“吐火罗国”已经是一个由巴克特里亚土著“吐火罗人”所分布地区的地理概念，而作为政权的“吐火罗国”（即大月氏—贵霜帝国）早已灭亡。参见〔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00 页。

## CONTENTS

Henan *Fu*. His elder brother, Yuchi Rui, served as a long-term regional prefect (*cishi* 刺史) in the Jiannan region. The epitaph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Sinicisation of the Khotanese royalty settled in Chang'an.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built upon the Yuchi Sheng family'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ang court,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ocial trends.

**Keywords:** Khotan; Yuchi Sheng; Yuchi Yingji; Epitaph

Research on Chinese-character coins unearthed from the Western Liao Hu Jialin (85)

**Abstract:** Due to the extreme rarity of extant specimens, Western Liao (Qara Khitai) coins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numismatic texts are often error-ridden.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lack of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within China has hindered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Liao coinage.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more than thirty Western Liao coins featuring Chinese reign titl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Chu River Valley of Kyrgyzstan, centred around the Balasagun site. These provide key materials for exploring and research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Western Liao polity. These coins not only corroborate relevant record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Western Liao regime remained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Keywords:** Western Liao; Coins; Balasagun; *Zhouyuan tongbao*; *Xuxing yuanbao*; *Tian-xi yuan-bao*; Yelü Yili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o Jiankang: A study of image procession rituals  
and space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ng Kexin (93)

A study of the Nirvana statue at the Krasnaya Rechka site in Kyrgyzstan Zhou Ruilin (106)

A study of historical accounts of the Uyghur state preceptor Pujue Jingxiu  
in Hami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ang Zhenyu, Yang Fuxue (116)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sii trib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a Yuezhi al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hian eastern expeditions Long Pei (126)

**Abstract:** In classical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is a clos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vents: the invas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Greco-Bactrian Kingdom by the Asii nomadic tribes, and the attack on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Parthia by the "Scythian mercena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cythian mercenaries" who confronted the Parthians in their eastern expeditions likely constituted of Tochari-Sacrauli hybrid force. The long-term conflict between Parthians and these Tochari-Saka mercenaries suggests that the Tocharians were a group of nomads that actually entered Bactria and a key component of the westward-migrating Da Yuezhi alliance. In the later stages of Parthian eastern expeditions, the Tochari-Sacrauli mercenary alliance was dismantled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the Da Yuezhi and the Parthians. Following this shift, a new geopolitical landscape emerged in the western area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Parthians controlled the areas west of the Amu Darya, the Da Yuezhi royalty and Tocharian tribes focused on ruling the Bactria proper, and the Saka people of the Sacrauli tribe moved into Sistan.

**Keywords:** Eastern expeditions of Parthia; Da Yuezhi; Tochari; Asii tribes; Bactria

Supplement to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Yuan dynasty Uyghur Xiaoyunshituohulian  
family: Centred on the Han-region branch Chen Xinyuan (142)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cademie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Wu Huafeng, Zhou Yanling (156)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ur Khotan treasure: The history, documents,  
and art of Khotan" Fan Xiaoyang (166)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azakh tribes*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by Guo Wenzhong Zhang Kang (170)